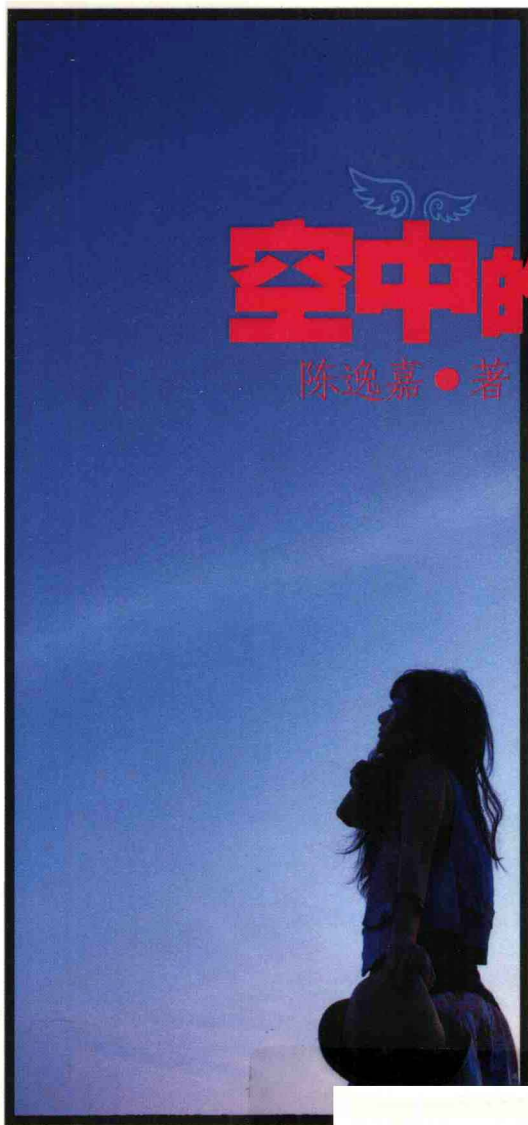




温暖全中国的
治愈系心理小说，
80后的纯爱物语



●心理悬疑小说001

空中的梦想家

陈逸嘉·著

KONGZHONGDE
MENGXIANGJIA

姚端琪与王舒行是一对特殊的情人，笼罩在他们身上的是一种如蝴蝶的翅膀般一般迷人的光环，开心果的奇特性格缘与天才催化剂“低糖在扣哪”。

然而在姚端琪这颗不折不扣的开心果背后，有着只有她自己才能体会的阴郁与脆弱。为了寻求解决，她选择了来到大学选修心理，从此开始了这段探求心灵奥秘的历程：交换心灵、聆听心灵、传递心灵、红血蓝的魔术……一个接一个别有意味的遇合，编织成一段青春的低吟，充满高潮与激动。

当姚端琪在心理学天才罗在地的帮助下不断接近谜题的真相时，王舒行却背叛了她，似乎那个谜题牵扯到了一段纷繁复杂的情感。而王舒行似乎在痛苦追寻的答案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或许他早就存在于姚端琪的潜意识中。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切的线索又戛然而止。

面对着人生的最低谷，姚端琪鼓起勇气，来到了早年生活的北方，在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得偿心愿谜底的奇遇后，那个沉重而谜人的真相才终于渐渐浮出水面……





空中的梦想家

KONGZHONGDEMENGXIANGJIA

陈逸嘉◎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空中的梦想家 / 陈逸嘉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399-4373-2

I. ①空…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7732 号

书 名 空中的梦想家
著 者 陈逸嘉
责任编辑 刘 佳 孙 衍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55 千
印 张 17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373-2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幕	1
第一章 心灵的手续——租借爱情	10
第一节 那喀索斯的镜子	10
第二节 蒙娜丽莎与遗觉像	19
第三节 心灵游戏其一:交换心灵	33
第二章 心灵的流沙——低潜在抑郁	53
第一节 油菜花洗礼	53
第二节 目标:弗洛伊德	64
第三节 巴普洛夫是条狗	73
第三章 心灵的掩饰——俄狄浦斯情结	83
第一节 高屋建瓴的口信	83
第二节 斯芬克斯的仇人	93
第三节 项链坠的羁绊	108
第四章 心灵的旋律——潜意识与梦想	125
第一节 青辞与孽缘	125
第二节 心灵游戏其二:倾听心灵	139
第三节 杏仁核欺骗了你	156
第五章 心灵的暗壑——恋爱食物链	165
第一节 潘多拉魔盒	165
第二节 红血蓝的魔术	187
第三节 破碎的波斯菊心语	197
第六章 心灵的羁旅——格拉迪沃之谜	205
第一节 心灵游戏其三:传递心灵	205
第二节 借尸还魂	225
第三节 魔幻咒语 Ames	244
片尾曲 心灵的七色花	256
附:菲尔人格测试	268

序 幕

辛中带苦的意大利马天尼酒，由黑松露烹烤过的酱鹅肝，在白兰地中浸泡过的法式蜗牛，漂浮着嫩绿色青葱的海鲜巧达汤，还有淋上了一层抹茶冰激凌的巧克力布朗尼。

每当宫翎准备对着这一桌珍馐美饌下口之际，那该死的闹钟总像是声波武器一样把眼前的缤纷盛宴扭回到现实。而宫翎则只能在揉了揉眼睛之后忙着用纸巾擦拭早已湿透的枕头。

又是一场能让口水变成洪水的美梦。

在啃完生冷的面包后，还来不及感慨梦想与现实的差距，宫翎就换上了自己的工作服：那是只属于白衣天使的制服。

但宫翎小姐既不会在手术台上动刀子，也不擅长给病人抓药开处方，她的工作很特别：用微笑和灵言巧语来治愈困苦中的人们。

——她是一位人情练达的心理咨询师。

诊所中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访客了，不过那却是宫翎特意安排的，因为她的诊所里现在只有一位病人，为了这位病人，她倾注了十二分的心血。

面对着镜中风姿绰约的身影，宫翎心下总难免有些洋洋自得，但当她伸手捋起秀发时，额头上微微泛起的皱纹又让她不得不感叹岁月催人老，似乎是心理医生这个职业让她过早地接触到了无尽的沧桑。

这个世界的烦恼与迷惘似乎就这样浓缩在了她的工作室中，即便偶尔会有一两位来访者能将脸颊扭曲得如同羊驼一般窘迫，却不会给她带来任何快乐，因为他们的故事讲起来总是那样惊心触目，听起来又是那样黯然伤神。

一阵清脆的叮当声从阳台传来，宫翎明白那是老朋友准时敲响了阳台上的微型编钟，以便让另一间卧室内，那个可爱的小懒虫快些起床。宫翎走到阳台上，将“老朋友”一把抱住，用食指轻轻触碰它丰满的羽翼——那位老朋友正是一只矫健的信鸽。

一番亲昵过后，宫翎平举双手，让那只信鸽自由地翱翔于半空，随即转身回屋，敲响了对面卧室的房门。

门须臾之间便被打开，出现在宫翎面前的是一位肌肤胜雪、清纯可人的小美人。眼见宫翎到来，又是甜甜一笑，那微笑如同怡口莲一般温馨甜蜜，而笑声更如同帕格尼尼手中的小提琴一样散发着迷人的艺术气息。宫翎也明白，小女孩的性情也洋溢着嵇康与阮籍的竹林古韵，随性却不任性，总而言之，那是一个能将快乐的灵韵带到任何一个角落的小可爱。

还没等宫翎开口，女孩就呈上了一张画卷，宫翎正要将那画卷打开，小女孩忽然调皮地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大姐，你猜这里头画了什么？”

“梦境？”宫翎凭借着她对小女孩的了解回答道。

女孩点了点头，说：“恭喜你答对了，快打开看看吧。”

“好，我倒要看看你这小妮子又做了什么美梦。”宫翎一打开画卷，顿时汗颜，却见画上所绘，竟是一桌令人食指大动的法国大餐。

宫翎顿时满脸狐疑地看着女孩，女孩则嬉笑着解释道：“我看见这几天大姐你早上睡醒时枕头总是湿湿的，想必是流了不少口水，所以凭着自己的猜测把你梦中所见画了出来。”

宫翎双颊顿时微微泛红，竖起右手食指轻轻弹了一下小女孩的额头，啐道：“你个鬼精灵，居然是在猜我做的梦！”

女孩回到了自己的屋里，在画架前拿着早上吃剩的面包屑当做橡皮对架子上的素描轻轻涂改，宫翎则迈着闲庭信步，缓缓地在女孩身后徘徊，欣赏着女孩的专注。

画纸上只绘有一位神色迷惘的小男孩，呆滞的目光中最后的一份神采也被少女特地加上去的阴影效果淤塞住了。

“昨天晚上，又做同样的梦了？”宫翎问道。

女孩点了点头，说：“依旧是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当我问起那位小男孩的身份时，梦就忽然终止了。”说着又放下笔，对着画卷上的男孩悠悠沉思，心中却暗暗想道：“你到底是谁呢？为什么……我总是能梦见你？”

“大姐你最近也总是在做相同的梦吧？”女孩从短暂的思绪中转过身，转身对宫翎问道。

“没错，每天晚上总是能梦到好吃的，都怨我这阵老在节食减肥。于是呢，白天亏欠的美味，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想把它补回来。这就叫‘日

有所缺，夜有所补。”宫翎苦笑道。

少女淡淡一笑，说：“梦果然不是没有缘由的啊。”

“是啊，我记得七年前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告诉过你，梦是心灵的一面镜子，许多心灵的期待都在脑海中被投影成了梦境，只待做梦的时候缓缓释放。所以呢……我相信那个小男孩一定和你现在的古怪脾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至于你能否找到那个答案，就看机缘了。”说着宫翎从冰箱中取出了一块巧克力布朗尼蛋糕，递给了女孩。女孩如获珍宝一般将蛋糕捧在手心，闭上眼睛轻轻咬了一口，完全在蛋糕魔幻般的滋味中忘记了那许多的困惑。

享用完蛋糕，女孩将一张表格递交给了宫翎，说道：“大姐，我已经为我的人生做了一个决定。”

宫翎知道女孩是将大学报名的志愿表交给了她。眼前的这位小姑娘虽然身着一身纯白色的连衣裙，如同童话世界中的白雪公主，而且又矮又瘦，怎么看也只是个尚在豆蔻年纪的小姑娘，但事实上，她早已是一位年满十八周岁的高三学子了。

“舟澹大学心理系？只有这一个志愿？”宫翎困惑地看着少女。

“是啊，大姐你不也是从那儿毕业的么？”

“不过凭你的成绩，去那么寒酸的地方，未免有些憋屈吧？”似乎每一位经历过大学时代的人都会抱怨自己待过的学校。

“爸爸妈妈已经答应了，”女孩惬意地说，“说实话，我真的是很期待一段探寻心灵奥秘的旅程呢。”

宫翎笑道：“你可不要对这所大学抱多么大的希望，姐姐可是从那儿煞费苦心才熬出头的。那里头真是印证了一句俗话：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

“哦？是吗？那我就更加应该去了，我可不想把青春荒废在没有挑战的人生中。”说着少女又一次拿起画笔，仰起头闭上眼睛静静呼吸，似乎是想吸收日月间的灵气以增加自己的艺术灵感。

宫翎则看了看手表，待指针转过一个约定的位置后，宫翎换上了休闲鞋，悠哉下楼。自己的工作室门前，有一位老朋友正在等候。

“宫大小姐，许久不见！”说话的是一位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如钢针般齐刷刷屹立的头发衬出只属于年轻人特有的气势和阳光。他叫薛鸣，是

宫翎中学时代的好朋友，只因他们都是说话做事从不爱耍心眼的直肚肠，所以特别投缘。

正因为来访者是薛鸣，宫翎连一番客套话也直接省了：“听说你们报社正在重新组建？”

“是啊，所以这些天我也只能赋闲在家，听天由命了，”薛鸣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你呢？诊所的生意如何？”

“我嘛，算是光荣退居二线了，”宫翎笑着说，“从今以后，我不会再替别人看病了。”

“你不做心理医生了？为什么？！”薛鸣似乎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那位要强好胜的老同学会在事业的巅峰期急流勇退。

“这和塞林格写完《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一个心态。”宫翎的回答特意卖了个关子。

从事文学工作的薛鸣当然不会被难倒，他神秘一笑，说道：“难不成是你和我说的那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病人，已经痊愈了？”

“至少我是深信不疑的，而且，那位病人现在还在楼上潜心画画呢。”宫翎得意地说。

“也难怪，心理医生这个职业对于你，早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那么，你以后准备做什么呢？”薛鸣问。

“我也不知道，听天由命？”宫翎说着，和薛鸣相视一笑。

“对了，我想问问，你的那位神奇的病人究竟患了什么心理疾病，竟然能被你冠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又在寻找写作素材？”宫翎不怀好意地看着薛鸣。

“嗯。”薛鸣诚实地点了点头。

“你猜？”宫翎却故意在这位急性子面前又卖了回关子。

“难不成是一种诡异的抑郁症？”薛鸣清楚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外行，也只能在宫翎面前任由她套着话题走。

“不对，我的病人从来就没抑郁过，换句话说，从不抑郁就是她的心理疾病。”宫翎神秘一笑。

薛鸣眼里恨不能瞪出一只鸵鸟：“从没抑郁过也能算心理疾病？你这是唱的哪一出？活马当死马医？”

宫翎却淡淡说道：“成天嘻嘻哈哈，天塌下来能当被子盖，难道那不是

一种人格缺陷？人这种动物嘛，要是体会不出悲伤和痛苦，那是很可怕的。”

“究竟有多可怕？”薛鸣难以捉摸透宫翎的意思。

“你或许并没有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的那位病人并不是没有经历过悲伤与痛苦，而是她面对灾难时，大脑缺乏一种产生痛苦或是悲伤的感觉的功能。所以她的亲朋好友去世时，她很麻木；被老师斥责为脑残时，她依旧很麻木，即便她原本是一个很善良的小可爱。”宫翎叹道。

“我明白了，不是没有痛苦的感觉，而是没有感知痛苦的能力！”薛鸣恍然大悟。

宫翎点了点头，说：“所以不论别人怎么数落她、欺负她，甚至于是侮辱她，她都不会生气，只因为……”

宫翎没有说下去，两人又是许久的沉默，但这份沉默最终还是被薛鸣打破：“那么，这样奇怪的现象，有科学解释吗？”

“目前为止，唯一的科学解释就是，这一切缘于她大脑海马体末端的杏仁核受到了轻伤。”宫翎言简意赅地做完了解释。

“哦？这样看起来，那可是脑科学家负责的领域，孩子的父母怎么会拜托你这样一位心理医生给她治病呢？”薛鸣又产生了新的困惑。

“我可不是在给这孩子看病，而是在给她重塑人格啊，”宫翎悠悠说道，“你应该能想象到这种疾病的麻烦，不仅会让孩子麻木不仁，还会让她在生活中处处缺乏警惕，而且她会在生活的教训前不思悔改。”

“哦？面对教训不思悔改？”薛鸣刚想提出下一个疑问，顿时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解答：人总是在失败的悲愤中寻找动力，所以如果没有了感知悲愤的能力，当然不会得到那样的动力。

“我能做的，只有将心理学的行为主义疗法和认知疗法相结合，生活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我都要努力把对待它们的正确态度用温和的方式灌输给那个小可爱。这可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工程，它整整花了我七年的工夫呢！”

薛鸣听得不由目瞪口呆，但宫翎却似乎习惯了大惊大喜，依旧淡定的喝着茶。

“这简直……像是奇幻世界里的人造人。”薛鸣一边摇头，一边叹道。

“嗯，虞文莘那家伙也是这么说的，看起来你们男人都是一群冷血动

物。”宫翎撇嘴道。

薛鸣苦笑道：“我又怎么招你惹你了，宫翎大小姐？”

“她可不是我用我的思维的模式强行刻出来的人造人，因为她有血有肉，有自己独到的想法和创意。想要体验一下的话，你亲自上楼和她打交道就明白了。”宫翎说罢就摆出了一个“请”的姿态。

“好的，我想亲自见证一下你的奇迹。”

.....

一个月后.....

对于宫翎而言，这又是一个“下意识”一般的日子，不过现在她的屋子比以往更为清爽，清爽得有些寂寥。

难得的敲门声都让她大感意外，而当她打开屋门后，更大的意外映入了她的那双铜铃大眼中——又一位学子时代的铁哥们提着一盒蛋糕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那是一位文弱书生，身着深褐色的运动装，头戴一顶黑色登山帽，洁净的下巴不留半根胡须，显然是一个绝不会含糊了边幅仪表的人。宫翎自然认识这位从小学起就一直与她同班的青梅竹马虞文莘，一直到大学时，两个人又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院系毕业，并成为同侪，但就是这样看似天造地设的一对却最终没能被月下老人的那根尘缘红线锁住。

也正是在这一个月中，宫翎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与一位文化商人定下了白头之约。而虞文莘也不怎么喜欢藕断丝连这个词，所以宫翎清楚他特地赶在自己生日时造访，也仅仅是出于对自己的祝福。

宫翎一向不是一个忸怩粘人的人，所以索性连自己的三十岁生日都没有告诉她忙碌不堪的未婚夫，但虞文莘却没有忘记。

她也没有忘记虞文莘和她是在同一天出生的，所以这场生日宴显得别有意味，只可惜虞文莘再也没有机会将那些早就在烛光中准备好的话倾吐而出，只因他也是一个极为注重身份的心理医生。

但他却依旧颇为耐心地将整整三十支生日蜡烛一一点亮。

“老规矩，许个愿吧。”虞文莘摆出个手势，示意宫翎女士优先。

宫翎微微一笑，说：“你到现在还愿意相信这些蜡烛能帮你圆梦？”

“没办法，明明知道没有科学根据，却还是愿意相信，这就是所谓信仰吧。”说着虞文莘毫不忌讳地在宫翎面前做了一个祈祷的手势。

“还在做你的天才梦？”宫翎笑着问。虞文莘摇了摇头，随即反问道：“你呢？难不成你也不想做那个开心果的梦了？”

宫翎自信地摇了摇头，那是心智磨砺后的她对曾经拥有的童真的一种友善的否定：我早已不是小孩子了。

而宫翎和虞文莘的投缘不仅仅是长久以来的就近法则，小时候，他们总是会在生日的前一天晚上互相交换第二天的愿望。

——对着蜡烛许下的愿望真的能实现吗？

——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执着的力量。

——执着？

——是的，如果你每一次许下的都是同样的愿望，那么即便那个愿望再怎么遥远，我相信它一定能实现的。

这就是他们投缘的心声。

于是宫翎总会在烛光前暗暗祈祷着一颗开心果的诞生，希望自己吃下那颗开心果就能永远没有烦恼；虞文莘的梦想则比沉浸在童话世界中的小女生宫翎要功利得多，他希望自己在每个醒来的早晨都能比昨天聪明，于是在他的如意算盘下，不出十年，他就能成为爱因斯坦一般的天才。

现在，想起童年时的两小无猜，宫翎和虞文莘总想暗暗对着眼前的这位有缘无分的人轻蔑地说一句：你这个傻孩子。

的确，只有傻孩子才会有这么傻傻的梦想，但这样的期待却又是所有孩子梦想的缩影。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孩子总是傻得如此天真，如此可爱。

“你知道吗？直到昨天我的那位患者出院的那一刻，我都一直很庆幸自己没有变成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虞文莘用新的话题将宫翎从过去的回忆中牵引而出。

“哦？真是奇哉怪也，你不是一直嫌自己太笨吗？”

“笨自然有笨的好处，这七年里，我见过许多绝顶天才，只可惜他们都是到我的心理诊所来看病的。”虞文莘叹道。

宫翎轻轻抿了一口果汁，淡淡一笑，却不言语，而是让虞文莘将话题继续下去。

“轻度人格分裂、偏执狂、低潜在抑郁，这似乎是天才们的通病。所以依据心理学的理论，绝顶天才恒等于……变态。”说完虞文莘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行了，这是生日宴会，不是学术交流会。”宫翎啐道。

虞文莘知趣地放下话题，环顾了一下四周，这才感觉到了一些异样，开口道：“寄宿在你家的那个小公主呢？”

“她嘛，已经回去了。”宫翎释然说道。

“哦？疗程结束了？”

宫翎点了点头，顺势打开了那个小可爱曾经住过的房间，说道：“和她一起快快乐乐生活了七年，就这么道别还真的有一些不舍。所以呢我特地让她把她的作品留一部分给我作纪念。”

宫翎所说的作品，自然是那位美少女留下的画儿。虞文莘正惊叹于少女巧夺天工的画技，却忽然在一张肖像画跟前驻足。

那张画像似有魔力一般紧紧锁住了虞文莘的眼眸，令他半晌都如同罗丹的雕像一样“陈列”在这间屋子里。宫翎的目光也被虞文莘的反常吸引了过来，而那张画像也不由令她心头一凛，只因画像上的人正是女孩时常在梦中遇见的那个神秘男孩。

“怎么了？特别喜欢这一张画么？这孩子几乎每天都会画一幅，所以我这里有的是，你喜欢的话，随便拿，别和我客气。”宫翎笑着说。

虞文莘摇了摇头，一字一顿地说道：“难以置信。”乘着宫翎尚在诧异，虞文莘从包中取出了一张照片，递给了宫翎，又说：“你看看照片上的那个人，和这幅画上的人像不像？”

宫翎一把将照片抢过去，才扫过第一眼便顿时捂嘴惊呼，只因为那张照片上的小男孩简直和肖像画中的人一模一样！

“你……你认识这孩子？快说！他是谁？”眼看着七年以来的大谜团即将在旋顷之间浮现出真相，宫翎只觉得自己的心跳都快超过心电仪器的测量范围了。

“他是我的病人，一个智商超过一百七十的绝顶天才。”虞文莘淡淡说道。

“哦？那么能不能请他过来一下，至少和我家的那个小公主见个面！”宫翎挺身上前，险些揪住了虞文莘的衣领，虞文莘自然也被她的冲动吓住，连忙向后一退，不料脚底一打滑，竟然冷不丁摔了下去。而宫翎也止不住冲动的惯性，被虞文莘一并带倒，猛然压在了虞文莘的身上，幸好这一刻宫翎的未婚夫并没有现身，否则又将是一出捉奸的冤情戏。

当虞文莘躺到沙发上狠狠喘了两大口气，确信不再会发生意外时才继续说道：“你放心，我的病人和你的病人一定会相遇的，为了让他们的相遇更自然一些，我希望你能为我的计划保密。”说着在宫翎耳边窃窃私语了一回，宫翎在听完了这个计划后，顿时拍手说道：“真是妙不可言！”

到了晚些时分，虞文莘终于离去，而宫翎则拥有充分的把握确信，她和虞文莘的创意将会让两位新的主角书写一段心灵的奇异旅程……

第一章 心灵的手续——租借爱情

第一节 那喀索斯的镜子

今晚的校园广播里奏响了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乐》，将全世界最繁忙的一种文化节拍带到了舟澹大学的每一个角落。

当第四乐章响起的时候，一位身形矫健的大学生拎着一个深褐色的公文包急速穿行于学校的“心灵大道”上。这条大道为学校近几年来蒸蒸日上的心理学院做了一个堂皇富丽的唱和。无奈外系的学生看起来，“心灵大道”只能算是和好大喜功打了个擦边球，就连心理系的学生似乎也对于这个名字不怎么感冒，当他们看到两旁造价不菲、焕发出淡蓝色光芒的霓虹灯时，专业的敏感让他们想起了“一厢情愿”这个词。

至少，这两年来，学生的学费没有补充到图书馆、体育场、教学设备中去，却提前在这样一条璀璨的心灵大道上预支得一清二白。学生们虽然也偶尔会陶醉在这种宁静的色泽中，但是他们心目中的辩证法却时常在做有情提醒——眼前的处境不过是把东墙砸下来的生活设备补到西墙的浪漫中去了。

于是乎，每到夏天，望着没有空调的教室；每逢体育节，轻吻着泥泞的操场；每每经过在建造过程中由于资金不足而忽然哑火的学校第二电子图书馆……学生们都会有一丝淡淡的感慨——这就是浪漫的代价。

以近乎于奔跑的速度行走在这条大道上的那位学生名叫曹玄谋，他曾经自命不凡地将自己冠名为“一个拥有七步之才的七尺男儿”，的确，他高挑修长的身段、优雅自如的谈吐、濯濯奕奕的神色都能为勇敢插上——一对自信的翅膀，但当他来到了这所大学苦心修习了一年半的心理学课程后，他与所有习惯了大学这个舞台的青年人一样，开始收敛年少时的锋芒。即便如此，他依旧没有忘记，青春这部交响乐在完全步入社会前

不应草草地画上休止符，所以他需要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充实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于是乎，他凭着优异的表现成为了学校“雪琴”心理咨询协会的会员，开始了一段为全校的大学生们排忧解难的特殊实习经历。

此时的他正往位于弗洛伊德大楼顶楼的“雪琴”咨询中心进发，就在今天，他约了一位重要的咨询者——一位自称是正在为前途苦恼的学妹。

正当他向着目的地——那座高耸气派的弗洛伊德大楼疾驰时，一位学弟从半路杀出，挡住了他的去路——正是他的助手顾轩笛。

“学长！有个要紧的事情需要和你通报。”顾轩笛赶到曹玄谋跟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将这一通话禀报完。

“等更要紧的事情做完再说吧。”曹玄谋淡淡一笑，又一次迈开了疾驰的步子。

顾轩笛趑趄赶上，大声说道：“学长，我这边的事情贼要紧啊！”

曹玄谋不再搭理他，在他的眼里，为各式各样的学弟学妹进行心理疏导，使他们以健康的心态度过四年本科是当下最有成就感的事情。而他的劝导方式不仅异常有效，也十分特别。

当他走到自己的工作间时，才发现预约的那位学妹已经赶到，曹玄谋用一种欣赏的眼神看着眼前的“人中珍宝”。

这位学妹是学校美术学院的系花，叫做苏黛月，不仅习得一手丹青妙笔，就连人也如画境般自成神韵，而曹玄谋最为欣赏的就是她那一双凝结了艺术灵感的纤纤细手。

没等曹玄谋发话，那位才女就先拿出了一卷素描纸，在曹玄谋面前摊开，曹玄谋一览之下，竟是一凛。

——原来纸上所绘，正是区区不才。

曹玄谋暗暗想道。苏黛月甜甜一笑，说道：“学长喜欢吗？”

“不，”曹玄谋在摇头的时候，险些让苏黛月的心一下子沉到谷底，但是他随即的话又让苏黛月体会了从地狱回到天堂的感觉，“是非常欣赏才对。”

“谢谢。”苏黛月低头说道。

曹玄谋望着她渐渐红晕的双颊，笑着说：“这可不是恭维话，这是陈述事实。好了，咱们切入正题吧。”

“正题？学长不必那么认真，”苏黛月柔声说道，“只是最近一直很不顺心，所以想找个地方倾吐一下心声而已。”

曹玄谋点了点头说：“你放心，在这里任何难以启齿的话你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讲，我会严格替你保密的。”

“难以启齿？那还不至于。”苏黛月自嘲一笑，随即又是一个来自于来访者倾诉烦恼的故事：

美术学院的徐悲鸿协会，有着它独特的运行规则——四年后的所谓美好前程只能仰仗那个看似遥远的会员身份。而对于苏黛月这样一位姿色姣好的美少女，走到哪里都只能接受深陷江湖的命运，于是终于在两个月前，学院中最有威望的一位中年教授就不自觉地进入了她的视线中，希望她能够加入这个被学生们垂涎已久的协会。而敏锐的苏黛月能从那个教授渐趋猥琐的眼神中看出，那绝不是一顿白白到手的午餐……

“他告诉我说，只需要写一份申请书给他就行了，因为审批的最终决定权在他的手中。”苏黛月每每说到“他”这个字，眼神中便尽是鄙夷。

“你似乎每说到‘他’这个字，便有一种咬牙的冲动。”曹玄谋微笑着提醒道。苏黛月脸颊微微泛红，正要续话，曹玄谋忽然在她耳边轻声说道：“你不妨把这个‘他’替换成‘禽兽’，因为以我的个人经验，这样比较容易发泄心中的情绪。”

苏黛月捂嘴笑道：“学长你太逗了。”而她无比委屈的内心总算是寻觅到了一缕阳光，因为曹玄谋不仅一下子就猜出了她的心思，还在一瞬间找到了能让她好受一些的办法，难怪学校的不少学生都将他的咨询称作“心灵的妙手回春”。

“那个教授，是个厚嘴唇的人，每次一想到要被这个厚嘴唇摆弄在怀里，要被迫和这么厚的嘴唇……我的心里总是特别别扭。”说着苏黛月本能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但曹玄谋却没有等到苏黛月的眼泪，他等到的，是她颇为意外的话：“其实我……根本没有答应他，也正是因为这样，我得罪了他。因为我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个教授约我去他家研习写真居然是要我去做……去做人体模特。”说到这里，苏黛月就像是一个撒气的孩子，一把扑到了曹玄谋的怀中，似乎这位英俊儒雅的学长的肩膀能给她一个最好的依靠。

“你知道吗？教授原本就分为两种，一种是传教授课的老师，一种是尖叫的禽兽。”曹玄谋轻轻推开苏黛月，柔声说道。

苏黛月破涕为笑，抽泣着说：“比这句话更难以忍受的是，他又接着对我说‘要不要我帮忙’？”

说到这里，苏黛月本能地伸出了手轻轻握成拳状，曹玄谋立刻笑着说：“然后你就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学长你怎么知道的？”苏黛月奇道。

曹玄谋并不打算在这里和苏黛月漫谈肢体心理学以及《lie to me》，便敷衍道：“当然是猜的。”

接下来，苏黛月闭上了眼睛，而曹玄谋听到的又是一段夹杂着愤慨的无奈：被徐悲鸿协会挡在了门外的苏黛月在这个游光扬声的领域中消失了自己的足迹，拒绝了那位教授的“好意”，似乎是拒绝了能让自己前进的唯一一个平台，她就像是一个被机会与荣誉抛弃了的孤儿。曹玄谋本想提醒苏黛月，这个世界还有一样东西能挽回一切，这就是金钱，但一想起苏黛月的父母还在农田里默默耕耘，便知趣地打消了这个念头。

苏黛月睁开眼睛，呆滞地看着曹玄谋，幽幽说道：“现在不管我怎么努力，都只能孤芳自赏了，时间一长，都养成了一种怪癖。画完一幅画，总是要对着画发呆好久好久才愿意离开，我自己……也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现在想起来，所谓的苦恼就是指这个吧。”

曹玄谋一听到这里，猛然转过头凝视着苏黛月，把她吓了一跳。曹玄谋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他似乎已经接近了问题的要害。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曹玄谋说，苏黛月也郑重地坐到了曹玄谋的对面，全神贯注地听了起来。

“在古希腊，有一位名叫那喀索斯的男孩子，在一出生时就接到了神谕：‘不可以让他看见自己的样子。’直到那喀索斯逐渐长大后，人们才明白那道神谕的意思，只因为那喀索斯真的美如冠玉。而后来，森林中的所有的女神都迷上了这位美男子，都希望能够得到他的爱，只可惜那喀索斯却十分冰冷地拒绝了所有人的求爱。于是，那些女神就诅咒他会在将来爱上一个他永远也得不到的人。而这份诅咒果然应验，那喀索斯在打猎的中途无意间来到了一方清澈的湖泊前，看到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只觉得